

# 威尼斯的冬天

[法] 罗 布 莱 斯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威尼斯的冬天

[法] 罗布莱斯 著

郭安定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 北京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Emmanuel Roblès  
Venise en hiver  
ÉDITIONS DU SEUIL, 1981.

本书中译本版权由法国瑟伊出版社授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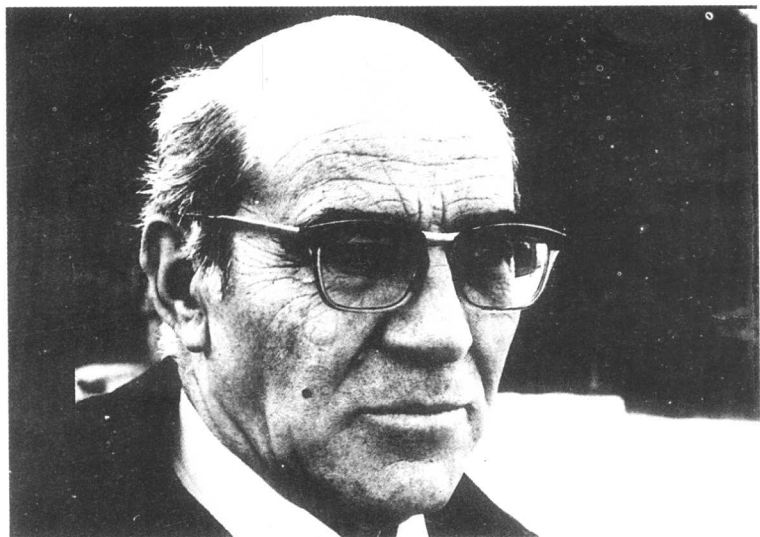
威尼斯的冬天/(法)罗布莱斯著;郭安定译. - 北京:  
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7. 12  
ISBN 7-02-002579-X

I. 威… II. ①罗…②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  
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1378 号

封面设计: 秦 龙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  
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
字数 158 千字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6  
1997 年 12 月北京新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-5000  
定价 10.50 元



作者像

## 前 言

---

《威尼斯的冬天》(1981)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罗布莱斯(1914—1995)的代表作品,小说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上,描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爱情故事。然而,景色美妙的威尼斯不是伊甸园;爱情也并非一首田园诗,伴随着它的是眼泪、痛苦与磨难;男主人公甚至几乎断送了性命。

以爱情故事为线索,小说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风俗画卷。作者笔法老练,几条主线,相互交叉,时断时续,不乏悬念。穿插的故事,好似一幅幅肖像画,活脱脱显现出威尼斯这座古老城市现代生活中的各色人物。结局水到渠成,又不无惊险感。

法国著名作家米歇尔·图尼埃在评论这部作品时写道:“狂躁不安而赋有创造才能,有悲剧色彩又滑稽荒唐,今日的意大利尽在本书之中。这座用热血灌溉的娥菲丽娅之城<sup>①</sup>,向我们展露了她当今居民的真实面目:神秘、可怜又

---

① 娥菲丽娅,《哈姆莱特》剧中人物。娥菲丽娅之城即指威尼斯。

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；腐臭的水慢慢地包围、吞噬着她。冬天的威尼斯，其雾，其雨，其雪，构成一场大梦，一场被现代生活撞击、富于生机的大梦。幸亏出现了拉斯奈尔与艾莲娜；两人缠绵抚拥，与世界上的第一对男女，以及未来人世最后一对恋人并无二致。”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。

## 二

《威尼斯的冬天》的作者埃马纽埃尔·罗布莱斯，一九一四年五月四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。父亲是泥瓦匠，在儿子出生前三个月因患斑疹伤寒去世。小埃马纽埃尔由原籍西班牙的祖母和做洗衣妇的母亲抚养成人，生活极为清苦。祖母与母亲的挚爱与抚育，永远铭刻在作家的

心中。

这是一个多种族的殖民地：阿拉伯人、犹太人、法国人、马耳他人、西班牙人、意大利人，杂居在一起。种族间的恩恩怨怨，社会上的不平等以及殖民主义剥削造成的种种弊端，给罗布莱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这又是一个孤儿寡母的世界。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，使年轻的罗布莱斯变成坚定的和平主义者；直到法西斯横行欧洲，给全世界造成严重威胁，才动摇了他和平主义的信念。

年轻的罗布莱斯渴望了解世界。一九三四年，他参加阿尔及利亚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。八月途经柏林时，希特

勒已经上台。罗布莱斯意识到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。他积极投入到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的社会活动中去。西班牙的内战，佛朗哥的得逞，深深地触动了这位有西班牙血统的年轻人。西班牙人民的苦难在他的心灵上造成极大的痛苦。不久之后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；罗布莱斯驰骋战场达六年之久。其间，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，他作为战地记者，参加了意大利和德国境内的许多战役。

早年的生活和直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，孕育了罗布莱斯最初的作品和后来许多重要的作品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行动》（以1935年阿尔及利亚工人大罢工为内容）发表于一九三八年；一九四六年写成的《城市高地》，同样讴歌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；一九五一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面对死神》反映了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；《这就叫黎明》（1952）、《维苏威火山》（1961）和《意大利的春天》（1970）等长篇小说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抵抗运动为背景。

罗布莱斯密切关注当代世界的动向。他周游列国，半个世纪以来，对为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人民，表现了始终不渝的同情与支持。他的名剧《蒙塞拉》表现了玻里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。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绘，作者无情地鞭笞了法西斯的统治，告诉人们当今社会中包含着深刻的弊端。《蒙塞拉》于一九四八年首演于巴黎，后被译成二十三种语言，至今声誉不衰。

### 三

罗布莱斯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文集《长江两岸》<sup>①</sup>中，公开了他早年与中国的一段缘份。那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。年轻的罗布莱斯读了马尔罗的《征服者》与《人的命运》，“心中燃起一团火”。他渴望亲眼目睹中华大地上发生着的“深刻变化”，不远万里，自马赛舟行到越南，然后找机会抵达了“云南府”（指昆明）。本欲北上长江岸边，“发现新的天地”，寻找“另一种生活，不幸路途染病，被迫折返，心中留下一份“无涯之憾”<sup>②</sup>。

此恨绵绵四十余载。一九八一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了罗布莱斯享誉全球的名剧《蒙塞拉》，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剧作者访华，终于圆了他深情的归梦。此后，罗氏又应中国作家协会之邀请，于一九八三年及一九八四年两度访华；后一次他以七十高龄登上“世界屋脊”，回法后发表了《西藏之路》，该书描述客观公正，文笔生动，成为一九八六年巴黎圣诞节期间的畅销书<sup>③</sup>。

① 此书汇集了十二篇文章，首篇是“献给沈大力和董纯”的《长江两岸》，整个集子即取《长江两岸》为书名。

② 关于此段经历，罗氏本人于一九八四年九月访华时，曾亲自向译者详细讲述。见《中国建设》杂志法文版（*la Chine en Construction*）1985年11月号所刊载的拙作《E. Roblès en Chine》（《罗布莱斯在中国》）。

③ 参见《沈大力海外游记》中《普天下，太阳兄弟！》一文。华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。

其间,长篇小说《这就叫黎明》、《酷烈岁月》(1974)、《城市高地》、《威尼斯的冬天》,剧本《蒙塞拉》、《绮窗恋》(1984),中篇小说《四月的人》(1959)、《虚影与河岸》(1970)等先后译成中文发表、出版;罗氏一跃而成为在中国最为知名的法国现代作家之一。

#### 四

罗布莱斯于一九七三年被选为享有盛誉的龚古尔学院院士。其重要作品,除了前面涉及的以外,还应提到剧作《为造反者申辩》(1966年在比利时皇家花园剧院首演)、《真理已死》(1952年由法兰西喜剧院演出)和《自由的海》(1965),以及长篇小说《汽笛》(1977)、《诺尔玛或无尽的流亡》(1988)等。

读罗布莱斯的全部作品,读者会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。在他笔下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,他揭露这一社会的种种弊端与混乱,表现出对光明的向往与为正义而斗争的勇气。

一位评论家指出:“罗布莱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:他们的创作根植于真实生活的土壤,从现实里汲取养分。”

一九九五年二月,罗布莱斯与世长辞,享年八十岁。法国大众传媒哀悼这位龚古尔学院院士,一致确认其作品“充满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”。《费加罗报》刊文称赞他“一腔热血,始终对非正义、对人类兄弟生存自由和尊严所受的暴力

或隐蔽的侵犯表示愤慨”。《世界报》写道：“地中海不停地在这位人道主义文豪的心中澎湃，投射明亮的阳光，使之侧耳倾听，周游四方。”

郭 安 定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



威尼斯鸟瞰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 言 .....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艾莲娜 .....  | 1   |
| 第二章 拉斯奈尔 ..... | 55  |
| 第三章 安德烈 .....  | 112 |
| 第四章 自由桥 .....  | 188 |

## 第一章 艾莲娜

---

马可·波罗机场。艾莲娜走下飞机，还没跨出检查口，就一眼认出大厅里正紧张地向这边张望的姨妈玛特。玛特站在玻璃隔墙后面，身材还是那么苗条，神态还是那么优雅。谁能看出这位容光焕发、充满活力的女人，竟有五十五岁了呢？她的眼光在陆续走出来的旅客中间搜寻着。一发现艾莲娜，马上朝外甥女做了个短促的手势，招呼里充满了旁人难以觉察的同情与厚爱。艾莲娜从巴黎上了飞机，一路上心神不宁，好象整个世界都在追赶她，都在反对她的出走。姨妈远远的微笑，顿时给了她极大的安慰。此时此刻，人类所能做出的任何其他表情，对她来说，都比不上姨妈这莞尔一笑。尽管内心的平衡仍然非常脆弱，她总算平静了下来。上星期的刺激过后，她一直心乱如麻。种种古怪的念头一齐向她袭来，使她进退维谷，简直就象没有了活路一般。在极度慌乱之中，一天夜里，她给姨妈打了个电话。玛特没听完，对那件事也未加评论，就催她马上离开巴黎，到威尼斯来，并且再三强调，到远处散散心非常必要；否则，象

她这种情况，一个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那将是十分危险的。姨妈不容置疑的话语说服了她，她终于下了决心。

等待行李的时候，玛特站在外甥女身旁。关于安德烈·麦莱斯特和他的妻子伊沃娜，她只字不提，好象外甥女在电话里已经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了。她似乎想拉住外甥女的手，可是汽油味侵入了大厅，她感到怪不舒服，便顾不得外甥女的手，赶紧掏出手帕堵在鼻子上。说真的，她非常疼爱妹妹的这个女儿，也明白这个姑娘在生活里一起步就走错了路。她偷偷地观察艾莲娜的面容，上面布满了困乏与悲戚的痕迹，她禁不住因怜悯而难过起来。从这些痕迹上看，这个年轻女子内心的创伤不是短时间能够愈合的。

两位妇女叫了辆出租汽车，到离圣马可教堂码头不远的罗马广场。坐到车里，艾莲娜才想起来，还没有顾得上问问姨父卡尔洛的情况呢。

“他吗？挺好。等着你来呢……我是说，今天晚上，他从俱乐部回来，你就能见到了。”

玛特的个子并不高，却长得非常匀称。在她那牧羊姑娘般白皙的面庞上，最引人注目的，是那双水灵灵的蓝眼睛；不过，眼角略微有些向上翘；当她眯起眼睛的时候，面部就添了一种奇怪的滑稽相。艾莲娜也长着一双同样的眼睛。

下了汽车，两个人一人提着一个手提箱，急忙上了公共汽艇。汽艇在大运河上驶行，两岸的房舍在艾莲娜眼前掠

过。这是她第一次观赏威尼斯的冬景。以前都是在六月份或者九月份来的。空气里含着浓重的湿气，直往人脸上沾，还散发着一股海水的气味。安德烈好几次说要带她来威尼斯度假，可总是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。不过，艾莲娜并没有因为多心而感到不快。

快到里亚尔多大厦的时候，迎面驶来一条满载水泥的驳船，舵轮前坐着一个身穿黑色油布衣的男子，扭过头来向艾莲娜张望。两船交错的霎时间，艾莲娜觉得那不是别人，而是安德烈在死死地盯着她。她浑身发冷，赶紧把雨衣的领子扶起来。她自己也弄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男人的目光竟惹得她心绪如此波动。看来，到了远方，她更加意识到：两年来，在巴黎，日子过得有多么荒唐！

卡尔洛·利奇和他的妻子玛特住在大运河右岸，离圣保罗广场不远，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。房子相当古旧；他们的套房在三层楼上，挺宽敞的，就是设备不够好。房子的底层住着一对夫妇，男的是泥瓦匠，女的叫阿玛利雅，帮人家做家务，每天上午都到楼上利奇家干活。这个女人活泼而勤快，表情常带着嘲讽的神色。她热情迎接艾莲娜，使客人一进门就感到温暖。接着她又把艾莲娜领到一间已经布置停当的房间里。房里陈设简朴，没有卫生间；要洗澡还得穿过利奇夫妇的卧室，到另一头的浴室去。为了弥补这一不便，给客人准备了一套老式的盥洗用具，有脸盆、水罐、水桶等等。

这时，玛特开口了：“很不象样子，请多多包涵。不过，我觉得，要想好好休息一下，这里比住旅馆强。”她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无论如何，卡尔洛和我该下决心了：这间房得改建改建，安装现代化设备。可是，他又总说想搬家……”

艾莲娜听了，连声道谢，一再请姨妈放心，说她毫不在乎这些，还说过几天再看到底该怎么办。说着，就动手打开箱子，准备住下。她关上门，独自一人待在房中。周围的寂静给了她一种短暂的安全感；她仿佛置身于现实之外，与过去一刀两断，得到了完全的解脱。然而，就在昨天，安德烈还给她打电话，说一定要见她一面，解释自己的心情，把问题弄清楚；还希望她能谅解。她也答应周末与他会面，地点在圣米歇尔街口的一家咖啡馆里。她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厌倦，还因为怕安德烈打听到她已经买了飞机票，第二天就要离开巴黎到威尼斯去。要不是多了这么个心眼儿，安德烈说不定会赶到机场，纠缠不休，说他怎么也离不开她，反正是不会放她走的。闹了那么一场，过后他倒象个没事的人似的；可对她艾莲娜来说，那是一场较量，结果就是她整个精神世界的倾覆。

浴室里，一只小虫子落在洗脸池上方镜子的旁边；灯光和艾莲娜的走动丝毫没有使它不安。它长着长长的八字形腿，躯干倾斜着，腹部上翘，喙部几乎碰到墙面，两只薄翅一动也不动。艾莲娜抄起毛巾，狠狠地砸过去，打死了虫子。她的动作那么猛烈，带着那么大的怒气，连她自己 also 感到吃惊。虫子还没死，它的腿还在不停地抖动呢。艾莲娜把它

从墙上摘下来，扔进马桶，用力一拉水箱。一抬头，看见墙上有个小血点，便走过去擦掉，心里禁不住一阵恶心。她暗自思忖：跟安德烈……我难道怀孕了？没有，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。她走到淋浴喷头下面，把水龙头开得大大的，似乎水流得越猛，冲得越急，就越能把担心与恐惧冲刷干净。

洗完澡走回房间，她向窗外望了一眼。灰蒙蒙的云朵杂乱地堆积着；云堆后面，太阳该是落在地平线上了。才五点钟，可是已到黄昏；微弱的光线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朵铁锈色的大花。

她躺在床上，点着一支烟，目光落到对面墙上的一幅油画上。画面表现的是十八世纪威尼斯狂欢节的场景：一个少妇头戴俏皮的三角小帽，黑纱巾从头上垂下来，遮住面颊的两侧，一直披到双肩上。她穿着一条下口呈花冠形的长裙，戴着白色的面具。在嘴巴处，面具上留了个大大的窟窿。这个女人正注视着一个戴黑色面具的男子。男子的面具狭长，下端形成一个尖角，略向下弯，从侧面看去，活像一只大鸟。他披着宽大的斗篷，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，好象示意少妇不要吱声，要严守秘密。借着床头灯的光线，艾莲娜审视画面。尽管找不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，她还是体味出那么一股悲剧的情调。两个人物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；画面上阴影的变幻，更给人一种印象，似乎这一男一女串通一气，要干一桩危险的勾当；要不就是有个什么谜，降临在两人中间，需要对质。否则，那妇人的脸为什么突然阴沉起来，变得那么难看、那么吓人，好象活着一点儿意思都没有